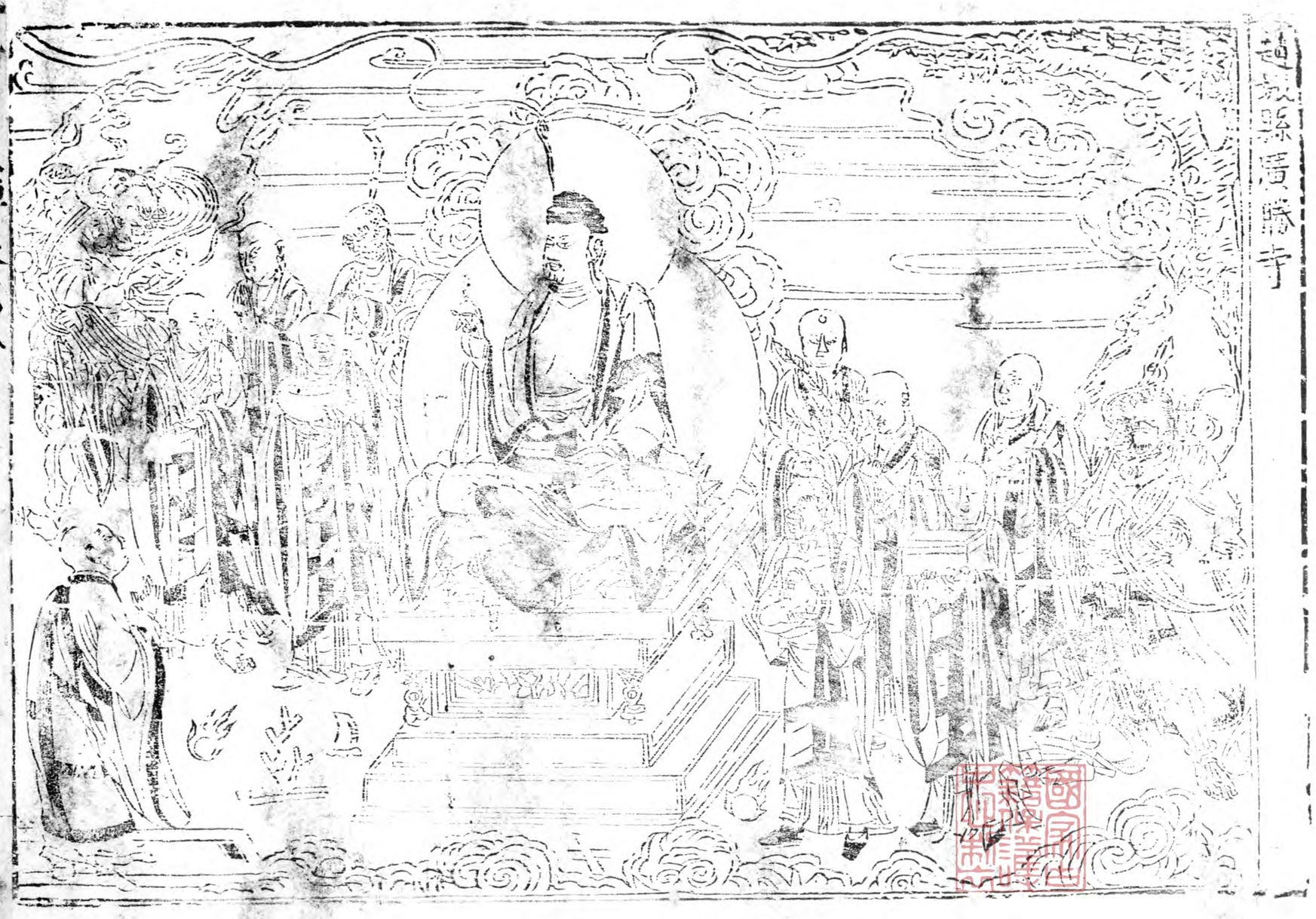
阿育王傳卷第六

西晉安法欽譯

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即授以法

得阿羅漢與籌諸窟中於是阿沙羅



趙城縣廣勝寺

阿育王傳卷第六

西晉安法欽譯

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即授以法得阿羅漢與籌著窟中於是阿沙羅還於本國比丘尼見上座來而語之言今始端嚴上座荅言蒙汝恩故今得端嚴尒時長者天護即作般遮于瑟聚集十六万八千羅漢復有二倍學人淨持戒者時此衆中阿沙羅最為上座而為呪願所施極少受果報勝長者問言佛種種說法云何九十日正見上座作此二語上座荅言子為欲發汝本善根故汝今知不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時我之與汝俱為商主莊嚴舩舫得入大海大賣珎寶到於沙壇即以珎寶聚於沙上為毗婆尸佛作塔有天神言過七日已當有大浪水將汝安隱至閻浮提而作供養我之與汝以造塔緣九十一劫不墮三惡八難之處常生人天重以斯業又於今日我得羅漢而汝遭值最勝福田得供養是一万八千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出家時

以斯業又於今日我得羅漢而沒遭值家勝福田得供養是一万八千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出家時長者子即便出家得阿羅漢尊者優波毱多在那羅拔利阿練若處尒時摩突羅國有一婆羅門深著我見有優婆塞語婆羅門言何處有我婆羅門言誰說無我法優婆塞言尊者毱多純說無我之法於是婆羅門即往阿練若處見尊者毱多與千万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尊者毱多見婆羅門已知其心念為說無我及無我所亦無有人亦無丈夫無有衆生諸陰皆是生滅之法亦復皆是苦空之法婆羅門聞說此法即斷身見悟須陁洹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尊者毱多語之言取籌擲著窟中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時有一族姓子出家慳悋瞋眠教授與法常復瞋眠尊者教語遣令向阿練若處坐一樹下覆復瞋眠尊者毱多於其坐處周帀化作深千肘坑忽便驚覺極大惶怖心念和上優波毱多即時尊者毱多化作一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教授已還遣本處去至樹下生大歡

上優波毱多即時尊者毱多化作一
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

教授已還遣本處去至樹下生大歡
喜和上脫我深坑之難尊者即立其
前語言此坑不深若墮三惡道坑有
墮生老病死之坑甚深於此汝若不
見聖諦生老病死之坑復過於此聞
此生老病死坑已便離睡眠精進思
惟得阿羅漢尊者毱多即遣擲籌
使著窟中
尊者優波毱多在那羅拔利阿練若
處時東國有一族姓子於佛法中出
家學道善能營事所至到處諸比丘
衆皆共勸請使知僧事作如是言長
老必營僧事擅越因汝得生善根衆
僧因汝獲得供養時彼比丘猒倦多
事不肯營理聞優波毱多教授第一
即往其所白言唯願尊者教授我法
尊者觀察此是宿後身應獲道果唯
福未具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若隨我
勑當教授汝荅言唯然受教尊者語
言汝當為衆僧勸化辦於供養白言
尊者我未知此國誰有信心者荅言
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
於中前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有一

家勝長者見此比丘生未曾有心便

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
於中前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有一

家勝長者見此比丘生未曾有心便
往礼敬之而問言阿闍梨欲須何物
荅言尊者毗多使我教化我今不知
此中人民誰有信心誰無信心長者
言阿闍梨慎勿憂愁一切所須我悉
為辦荅言明日欲供養僧長者即為
辦具比丘得已在上座前長跪捉食
衆僧上座即為呪願呪願已訖得阿
羅漢尊者毗多語使取籌擲著窟中
尊者毗多在摩突羅國於那羅拔利
阿練若處住時南天竺有族姓子入
佛法出家善解造作塔寺所行来處
諸比丘僧每常請作僧房塔寺其後
不久心生猒倦營務之事往詣優波
毗多所白尊者言唯願教我禪定之
法尊者觀察此比丘者必應現身盡
漏得道修福未足又復觀察以何事
緣可得成道知彼事要營造塔寺然
後得道遂便語言能隨我勑當教授
汝荅言受教尊者勑言未作塔處今
造塔寺未作僧房處為諸賢聖造作
僧房白尊者言阿闍梨未知此國誰
信誰為不信尊者語言汝足堪能但

勸化去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

僧房白尊者言阿闍梨未知此國誰
信誰為不信尊者語言汝足堪能但

勸化去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
一長者長者接足為作礼敬而問之
言阿闍梨從何處来荅言我從南天
竺来長者問言欲作何事荅言我從
尊者乞多求受禪法尊者教我使營
塔寺造作僧房長者語言莫有憂愁
一切所須悉當供給於是比丘將此
長者共量佛地繩未到地比丘便得
阿羅漢果使捉一籌著於窟中雖得
羅漢所營塔寺盡使都訖
尊者乞多在摩突羅國有一族性子
詣尊者所入法出家貪嗜飲食由此
貪故不能得道尊者即請此比丘明
日受我食明日尊者為作乳糜威滿
鉢與語言待冷而食便口氣吹冷語
和上言已冷尊者言子今食雖冷汝
欲心火燃亦應以不淨觀水洗汝心
欲火滅尊者以一空器著比丘前語
言吐糜滿器尊者語言食再嚼此糜
吐空器中不欲吐之俛仰而言此吐
所食語尊者言涎唾以合去何可食
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吐无異汝不
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想即時聽

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籌者

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吐无異汝不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想即時聽

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籌者於窟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少欲知足好於麁弊不以蘇油塗身亦不暖湯洗浴亦不食蘇油乳酪猒恐生死身體羸劣不能得道而作是言誰當教授我聞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便往至其所已尊者觀察應現身盡漏以羸劣故不能得證尊者即暖浴室辦諸浴具約勅年少道人為塗蘇油以水洗浴與好飲食身心柔軟為說法要即盡諸漏得阿羅漢於是以籌擲著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辭父母欲向尊者毱多所求欲出家既出家已極愛著身故復欲還家便往尊者所辭欲還家尊者語言且住明日明日礼尊者足即欲還去道中有天寺而作是念若還向家父母或能為我作大事不如即住此天寺宿明日當還詣尊者所尊者即夜化作一夜又搭死人来更有一夜又空手而来二鬼共諍一言我搭死人来第二者言我搭死人来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

人来更有一夜又空手而来二鬼共
諍一言我撘死人来第二者言我撘

死人来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
我撘死人来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
死竟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
前鬼撘来非是汝許後鬼大瞋拔其
一髀前鬼以死人髀還續如故後鬼
復拔一髀前鬼更拔死人髀還復補
處後拔其兩脚前鬼悉以彼死人脚
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拔新肉
即時出去於是愛身之心即便都滅
後至尊者所度使出家為說法要得
阿羅漢便令擲籌著於窟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入佛法出家愛
樂已身數數洗浴蘇油塗身食好美
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即向尊者所
而作是言唯願教授尊者觀察此比
丘者現身應得漏盡以著身故是以
不得尊者語言能受我語當教授汝
化作高樹語使上頭四邊化作千肘深
埏語言放右手又言放左脚後放右
脚更復語言盡皆都放此人于時分
捨身命都放手足即時到地不見深
埏亦不見樹為說深法得阿羅漢使
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毗多所

埏亦不見樹為說深法得阿羅漢使
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毱多所
欲求出家於是尊者即度使出家以
慳覆心故不能得道尊者勑言汝今
可修布施之業白尊者言都無所有
以何布施尊者言如法所得飲食衣
鉢之餘持施上下座初日語時不肯
欲與後日尊者遣二弟子在是比丘
兩邊而坐各耳中出光是慳比丘生
敬尚心減少食分施上下座後日有
檀越多持好飲食來與便心生歡喜
而作是念由昨日少施今日得多復
轉多施上下座如是慳心破已尊者
為說法要得阿羅漢遂便語言使著
籌窟中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
者所求欲出家即聽出家常好睡眠
不能得道尊者毱多遣使向阿練若
處坐禪坐禪復眠尊者化作七頭毗
舍闍倒懸空中平覺見已極大怖畏
走詣和上所和上問言汝何以來白
和上言在彼林中有七頭毗舍闍倒
懸空中極可怖畏尊者語言汝今還
去詣彼坐禪白言極怖不敢復去尊
者言毗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
者汝不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毗舍闍

去詣彼坐禪白言極怖不敢復去尊者言毗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

者汝不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毗舍闍毗舍闍遮汝睡眠睡眠遮汝聖道毗舍闍者能害一身睡眠之患害無量身毗舍闍者不能使人留住生死睡眠之患淋漏於人流轉生死汝今還去詣彼坐禪從是以後畏毗舍闍不敢睡眠思惟法相豁然悟解得阿羅漢語使捉籌擲著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優波毱多所出家尊者即時度使出家為其說法得須陁洹道而語之言生死之法不問多少皆可惡賤汝當勤求上果彼比丘作是念言我已斷三惡道何須進求上勝之果遊恣縱捨人天之中極至七生此何足計尊者毱多將是比丘入摩突羅乞食真陁羅村中見一小兒舉身生瘡瘡中滿虫尊者毱多語是比丘言見此小兒不此小兒是須陁洹人族姓比丘問尊者言以何因緣生真陁羅家遍身生瘡疽虫臭穢尊者荅言佛在世時有一禪坊中有維那有一羅漢比丘身體少痒把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疽虫瘡耶

此中杷搔出向真陁羅村去羅漢比

有維那有一羅漢比丘身體少痒把
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疽虫瘡耶

此中杷搔出向真陁羅村去羅漢比
丘語言莫作是語使汝得罪尒時維
那即從懺悔精進用行得須陁洹道
不求上進由是相緣舉身瘡生疽虫
臭穢生真陁羅家受大苦惱彼比丘
聞是語已即勤精進得羅漢道便復
與籌令著窟中真陁羅子尊者毱多
即為說法得阿那含道生淨居天摩
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
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諸使暫不
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
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
上言更何所為我今便已得阿羅漢
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乾陁越國迦
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
使生憍慢心自和上言我欲遊行詣
彼村落尊者言子去於是便去漸漸
遊行至乾陁越國得义尸羅城晨朝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
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
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酪
取匙彼女亦生欲心而作是語阿闍
梨不觸我手不聞我聲暫遥見我而

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取其齒

取刻彼女亦生欲心而作是語阿闍
梨不聞我手不聞我聲暫遥見我而

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取其齒
相即觀作白骨人因是白骨人觀得
阿羅漢便說偈言
欲現外賢好　嬰愚深惑者　知了內生猒
亦復不滅損　見其實體相　心即得解脫
以漸還来至摩突羅國見尊者毱多
尊者語言汝見迦羅和女不荅言實
見尊者言善哉汝所作事今始得辦
於是便擲籌窟中摩突羅國有一長
者錢財所有自然衰耗家計幾盡唯
五百舊金錢在作是思惟我今當詣
尊者毱多所而求出家此金錢者作
醫藥直療治疾病即詣尊者出家得
出家已常倩他沙弥藏此金錢尊者
語言若能知我無我是名出家此五
百金錢可與衆僧荅言和上此五百
錢是我衣直湯藥之直尊者即將向
房裏化作千金錢語言此千金錢作
汝衣服湯藥之直汝五百金錢施與
衆僧從和上教便以施僧尊者教授
即得羅漢於此金錢不復貪著遂語
擲籌者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

學道尊者即便教授以法得須陁洹

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

學道尊者即便教授以法得須陁洹
得已不復進修尊者勑言汝勤修道
業荅言和上我以斷三惡趣何須更
修尊者晨朝著衣持鉢共此比丘向
摩突城次第乞食乃至真陁羅子身
有癩瘡父母以鏵削瘡極令血出而
為著藥患其疼痛不能堪忍尊者語
其弟子言汝見此不此是須陁洹問
和上言以何業縁受大苦痛尊者荅
言佛在世時禪坊之中有一維那時
有羅漢比丘身生瘡癢少多把搔維
那瞋言汝身上瘡以鏵削把即挽手
出而語之言汝向真陁羅村去阿羅
漢語言汝得大罪今可懺悔時彼維
那懺悔精進得須陁洹得道訖已不
求進故受此大苦生真陁羅家尒時
比丘聞是語已心開意解精進不久
得阿羅漢便使擲籌著於窟中尊
者即為真陁羅子說法得阿那含道
命終之後生淨居天摩突羅國有一
勝長者生於一子年始一歲命終復
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
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

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年七歲

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

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年七歲為賊將去尊者翹多觀此小兒應當現身得於道果而復為賊之所惱尊者復為度彼即便入室化作四兵欲捉彼賊彼賊恐怖来向尊者叩頭礼拜尊者見已為說法要得須陁洹捉此小兒手布施尊者尊者於是度此小兒及彼刼賊悉令出家皆得阿羅漢盡各語使擲籌著於窟中尊者語此小兒可觀汝親族而化度之於是小兒即坐觀察見於七世本身父母愁憂苦惱便到其家而語之言我是汝子莫大愁惱即為說法得須陁洹如是七長者家悉為說法皆得須陁洹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尊者教使坐禪便得世俗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得初禪時便自以為得須陁洹及得二禪謂得斯陁含三禪謂得阿那含四禪謂得阿羅漢更不進求上勝之法尊者勑言汝莫放逸應求上勝法荅言我已得阿羅漢更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

方便而語之言子汝可遊化諸聚落

放逸應求上勝法荅言我已得阿羅漢更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

方便而語之言子汝可遊化諸聚落於是受教遂便發去尊者即於道中化作賈客復化作五百羣賊來破賈客煞害斫刺族姓比丘生恐怖自知非阿羅漢而作是言我雖非阿羅漢是阿那含時彼賈客亡破之後有一長者女語是比丘言阿闍梨將我共去比丘荅言佛不聽我與女人獨行長者女言我遥望阿闍梨而隨後行比丘憐愍故相望而行尊者復化作大河長者女言阿闍梨度我過河道人在下流婦女在上流婦女墮河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婦女墮河語比丘言救我此難尒時比丘即便捉出當捉之時生細滑想便起欲心於是自知非阿那含出河已竟女作是言阿闍梨活我命即是我大家道人心生交通之想捉女人手將向屏處欲共行欲乃見是尊者翅多翅多語言汝得阿羅漢云何如此尊者即便將至僧房教其至心懺悔罪咎為說法要即得阿羅漢語使著籌於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取婦竟辞

為說法要即得阿羅漢語使著籌於
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取婦竟辭
其父母向尊者所求哀出家尊者即
時度使出家教受禪法及其坐禪心
念已婦顏貌端正尊者即化其婦在
前而立比丘見以語其婦言汝何以
來荅言汝喚故來比丘復言我加趺
坐來默然無言何時喚汝荅言汝口
雖不喚我覺觀喚我汝已口喚便為
慙愧若以心喚不為慙愧寧心慙愧
不口慙愧口由心生心不由口汝若
不欲觸不欲見者何為有此覺觀之
念汝既捨欲若復還念如以歐吐而
更食之尒時尊者現身在前為說法
要得阿羅漢即使著籌窟中

尊者翅多遊行聚落到曠野中見五
百放牛人皆來迎尊者接足作礼在
一面坐尊者為說法要悉得須陁洹
果以牛還主放牛人於是出家盡得
阿羅漢遂使擲籌著於窟中摩突羅
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
尊者翅多教授禪法即得世俗四禪
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陁洹果乃至
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羅漢果

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荅言

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陁洹果乃至
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羅漢果

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荅言
和上我已得羅漢尊者意欲更授禪
法使在阿練若處住尊者遣化道人
往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化道人問
言汝於誰邊出家荅言我尊者毗多
所出家化道人言汝大福德汝之和
上是無相好佛化道人問言汝誦何
經荅言我誦修多羅毗尼阿毗曇又
問言汝於佛法頗有所證未荅言我
有所證已得須陁洹乃至得阿羅漢
又問言汝修何道得此四果荅言我
以世俗道化比丘言若以世俗道者
汝非得道果是凡夫人聞是語已便
於三界生猒惡心即詣尊者所白和
上言我非得道唯願和上更教授我
於是尊者即時教授禪法精進修習
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已心
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
母父母荅言我唯有一子死猶不放
何況生存子白父母言若不放我我
終不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
日父母恐其死故即語之言當從汝

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

終不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父母恐其死故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者當來奉見於是父母便放出家即詣尊者所出家而自念言我與父母有要若得出家許還往見便白和上往見父母及見已婦婦語之言汝若不與我為夫婦之道我棄汝死時此比丘即生悔心欲得捨戒作是念言我先見和上然後捨之詣和上所稽首白言我欲還家尊者告言小住且待明日於是尊者即於其夜為作現夢使是比丘夢到父母家見其婦死父母親族嚴備葬具送其婦屍棄於塚間須臾之頃見青瘀爛臭疽虫滿中忽然驚覺即以夢事往白和上和上聞已而告之言汝可往看實如夢不時此比丘乘和上神力忽便到舍見其父母已送婦屍棄著塚間疽虫啖食如其所夢思惟觀察重生猒惡得阿羅漢即便還來和上問言汝見婦不荅言已見婦之實相遂便語使擲籌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教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果尊者翅多知其未得而作方便教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教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

果尊者翅多知其未得而作方便教使六日供養衆僧族姓比丘往摩突羅城見五百優婆塞皆来礼拜語此比丘言阿闍梨欲作何等荅言彼阿練若處課我六日供養衆僧優婆塞言阿闍梨莫愁此事當為辦之尒時比丘即生愓心自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已斷愓心詣和上所而作此言唯願和上當見教授我猶未得阿羅漢也於是尊者為說法要得阿羅漢即便擲籌著於窟中

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獲世俗四禪得五神通若無雨時常能請得雨起增上愓自謂已獲阿羅漢果尊者翅多將欲度彼化使十二年旱諸人驚怖詣尊者所而作是言願為我等請雨尊者荅言我不能請雨罽賓國有善見比丘極能請雨於是國人即遣使往彼比丘所善見比丘便受其請以世俗五通力飛至摩突羅摩突羅國中人民勸請言阿闍梨為我請雨便為請雨時乃大雨滿閻浮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来

供養尒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愓

請雨便為請雨時乃大雨滿閻浮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來

供養尒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慢而作是言優波毱多所得供養不如於我便自思惟阿羅漢者無我慢將知我今非是羅漢即往詣尊者求教授法尊者語言汝不堅持佛法云何教汝佛不聽比丘請雨汝復生憍慢云何自云我得羅漢即向尊者至心懺悔尊者教授便得羅漢使者籌窟中

澄州僧惠曇刁

尊者毱多作是念言提多迦為出未也觀猶未出尊者尒時將比丘衆至提多迦父母之家漸漸轉少唯二比丘往到其家乃至獨往長者問言阿闍梨何以獨行荅言無有弟子是故獨行欲供給者便来供給長者言我樂居家不得供給若後有子共相給使尒時長者生子皆死後生一子字提多迦漸漸長大往尊者所遂使出家學道年滿二十與受具戒初白之時得須陁洹第一羇磨得斯陁含第二羇磨得阿那含第三羇磨得阿羅漢尊者毱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

檀越大得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絶

漢尊者毗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
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

檀越大得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絶
又作是念我多利衆生有窟長三丈
六廣二丈四得阿羅漢者各以一四
寸之籌滿此窟中令涅槃時到語提
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
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
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
法付囑於汝尊者毗多告諸天大衆
却後七日我當涅槃尒時即集十万
羅漢學人與淨持戒者不可稱數白
衣之衆無量千万尊者於是飛騰虛
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皆生歡喜於
無餘涅槃以窟中籌燒尊者身一万
羅漢見尊者涅槃亦入涅槃諸天種
種供養已然後起塔如来涅槃以法
付囑人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不
擁護故若付囑天法亦不得久住何
以故諸天放逸故是以如来付囑人
天法得久住如来欲涅槃時入世俗
心作是思惟諸四天王應来我所時
四天王已知佛心来至佛所右遶三
帀頭面作礼在一面坐佛告四天王
我今不久當入涅槃我涅槃後汝等

諸天擁護佛法別語提頭羅吒汝可

而頭面作礼在一面坐佛告四天王
我今不久當入涅槃我涅槃後汝等

諸天擁護佛法別語提頭羅吒汝可
擁護東方佛法語毗樓勒汝今擁護
南方佛法語毗樓博叉汝今擁護西
方佛法勑毗沙門汝今護持北方佛
法滿千年已法欲滅時非法衆生極
為甚多於閻浮提壞破十善放大悪
風天不降雨穀米踊貴霜雹為災河
泉少水樹無花果人之威德生蘇熟
蘇漸漸竭少未来之世當有三悪王
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
擾宮百姓破壞佛法如来肉髻及以
佛牙當至東天竺南方有王名釋拘
將十万眷屬破壞塔寺煞害衆僧西
方有王名曰鉢窣亦將十万眷屬亦
壞破塔寺煞諸道人北方有王名閻
无那亦將十万眷屬破壞僧坊塔寺
煞諸道人當尒之時諸非人鬼神亦
苦惱人刼盜等賊亦甚衆多悪王亦
種種苦惱謫罰恐怖乃至東方拘奢
弥國王名曰大軍亦有十万軍衆圍
繞大軍王生一子身著鎧甲手中把
血從母胎中出其身有大力士之力
尒時五百長者同時生子皆身著鎧

甲手中捉血從母胎出即於其日天

緣大軍王生[illegible]身著鎧甲手中捉
血從母胎中出其身有大力士之力
尒時五百長者同時生子皆身著鎧

甲手中捉血從母胎出即於其日天
大雨血大軍王便使相師占相其子
相師言曰此兒必當王一天下唯有
一過多所傷害初生子時大設供養
極有威德如日之威難可看視是故
名為難可看視乃至年滿二十尒時
三惡王毀滅佛法尅害一切欲向東
方大軍王聞其欲來

潞州長子縣西瑯村大悲院比丘尼善成施

阿育王傳卷第六